



溺

偶像



琴家藏本



大戴禮曰武王踐祚曰盥盥之銘與其溺於水寧溺於人

不可救

禮記檀弓上曰死而不弔者三

謂輕身畏人豈時以非罪忘孝改已不有以說

之死者孔子歷行止危溺不乘畏于匡是也險之下

不乘

又緇衣曰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人皆

在其所哀也夫水近于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

溺人

太平御覽

卷二百九十六

一

左傳哀下曰越圍吳晉趙孟使楚隆問吳王王曰勾踐將

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

史黯何以得為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

宜哉

東觀漢記曰鄧訓字平叔永平中治淖海石曰河從都盧

至羊腹倉欲令通漕太原吏民苦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

隘前后沒溺死者不可勝算建初三年拜訓謁者使監領

其事更用驢輦歲省億萬計活徒士數千人

后漢書曰廉范西迎父喪至葭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

棺柩遂俱沉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僅免于死

魏志曰管輅族兄孝國居在斥丘輅往從之與二客會客

去后輅謂國曰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間同有凶氣累變俱起雙宅流魄于海骨歸于家少許時並當死也復數十日二人飲酒夜醉共載牛車渴下道入漳河中皆溺死

又曰帝幸許昌杜畿居守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之帝爲之流涕詔曰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獲勤百穀而山死故尚書僕射杜畿于孟津試船遂至覆沒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追贈太僕諡曰戴侯

吳錄曰孫策討黃祖表曰臣討黃祖斬首二萬餘級其赴水溺死二萬餘口船六十餘艘財物山積

唐書曰封德彝隋開皇末江南作亂內史合楊素往征之

太平御覽

卷三百九十六

二

署爲行軍記室泊船海曲素夜召之德彝墜水中人救免溺乃易衣以見竟寢不言素后知問其故荅曰私事也所以不白素甚嗟異之

莊子曰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

孟子曰淳于髡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孟子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

呂氏春秋曰涓水大有富人溺死有人得富者尸請贖而求金甚多富人黨以告鄧析曰但安之必無買此者得尸者患其不贖又告鄧析曰但安之必無人更賣

又曰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父之孔子曰魯人

必拯溺矣

又曰荆人以襲宋使人先表灌水灌水暴溢荆人不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

淮南子曰與溺者金玉不如與之一尋常之繩

又曰父溺則攬父髮而整之非敢僑侮以救死也

說苑曰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而遠墮水中船人救之曰居船楫之間而溺無我則子死河矣何能梁乎惠子曰居廣艘長楫之間則不如子至安國家全社稷子之北我蒙蒙如未視之駒

曹毘神女杜蘭香傳曰神女姓杜字蘭香自云家昔在青草湖風溺大小盡沒香時年三歲西王母接而養之於崑

太平御覽

卷三百九十六

三

崑之山於今千歲矣

异苑曰蜀郡張貞行船覆溺死貞婦黃因投江就之積十四日執夫手俱浮出

又曰河內荀儒字君林乘冰省舅氏陷河而死兄倫求尸積日不得設祭冰側賤與河伯投賤一宿岸側冰開尸首執賤浮出倫又謝

又曰潁川荀茂遠景平中至南康夜夢一人頭有一角爲遠筮曰君若至都必得官問是何職荅曰官生於木於是而寤未解所况因復又夢部伍至揚州水門墮水而死作棺旣成遠入中自試恨小卽見殯塋瘞渚次悵然驚覺以告母允舡至水門過果落江而殞喪儀一如其夢

幽明錄曰蔡廓作豫章郡未發大兒始迎婦在渚次兒欲渡婦船衣挂舡頭遂墮水卽沒徐羨之作揚州登勅兩岸厚賞漁人及崑崙共尋覓至二更不得婦哀泣之間鬻婦如夢聞聾告之曰吾今在鄉船下以告婢七日令水工沒覓果見坐在船下初出水顏色如平生

三輔決錄曰文帝竇后名猗清河人也觀津父遭秦之亂隱身漁釣墜淵而卒景帝卽位后登尊號遣使者更填父所墜淵而築起大墳觀津城南青山是也

益部耆舊傳曰孝女叔光雄者健爲人也父洵和永建初爲孫功曹乘船墜水物故尸喪不歸號泣晝夜心不啻存所生男女二人並數歲雄乃各爲囊盛珠環以繫兒數爲

太平御覽

卷二百九十六

四

決別之辭家人每關防之后稍懈因乘小船于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弟賢其夕夢雄告之却后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江上郡縣表上爲雄立碑畫像其形焉

博物志曰澹臺子羽渡水子溺死將葬之滅明曰此命也吾豈與螻蟻爲親戚魚鼈爲仇讐遂以葬之

又曰南郡宜城王子山到太山從鮑子直學筭到魯賦靈光殿歸渡湘水溺死時年二十許其弟子玉親見之樂府解曰公無渡河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流而渡其妻呼而止之乃遂溺于是援壺篲而歌曰公無渡河

相似

春秋歷命序洛書曰人皇出于提地之日九男九兄弟相似別長九國

家語曰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門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焉其形長九尺有六寸河目而隆顙其頭似堯其項似臯陶其肩似子產而腰已下不及禹三寸

孔叢子曰萇宏語周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其狀河自而隆顙是黃帝之形也修肱而龜背其長九尺有六寸是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郡抑亦聖人之興者也

史記曰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相與並立爲大平御覽

卷二百九十六

五

師如夫子時

又曰楚相孫叔敖臨死屬其子貧困往見優孟乃爲叔敖衣冠振掌談語歲餘像叔敖王與左右不能別欲以爲相優孟曰孫叔敖盡忠爲楚令尹死其子負薪楚相不足爲也王乃封敖子

漢書曰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爲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以富貴卽詐自稱詣闕庭尉建召鄉里識者知張宗祿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

又曰馮立子聖卿遷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守凡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爲條教吏民嘉美野王與

立相代爲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  
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漢獻帝春秋曰孝靈皇帝王美人生皇子協七生十餘日  
何皇后妬殺美人靈帝母永樂董氏太后攝養協號曰董  
侯董侯以靈帝八歲而讀詩書  
魏志曰初高句麗王生能開目視國人惡之及長果凶虐  
數殺鈔曾孫位生亦能開目視國人惡之句麗呼相似爲  
位以似其曾祖故名曰位

晉書曰桓玄聞義軍起憂懼曰何無忌劉牢之外甥酷似  
其舅共舉大事何慮不成

又曰蜀人王富作亂郡縣討平之初諸葛亮孔明有盛德

太平御覽

卷二百九十六

六

於蜀士子瞻又身死王事蜀人思之爲瞻不死故將謂王  
富曰君狀貌甚似諸葛君因此思尅復以扼巴蜀  
晉中興書曰王允之字淵猷年在總角從伯郭知之謂爲  
似己入則共寢

檀道鸞晉陽秋曰初議以吳隱之爲黃門郎而隱之貌似  
太宗上不忍見故改焉

齊書曰謝宏微性嚴正舉止必脩禮度時有蔡湛之者及  
見謝安兄弟謂人曰弘微貌類中郎而性似文靖

梁書曰王筠字元禮瑯琊人年十六爲芍藥賦沈約曰王  
郎非唯額似袁公見人輒矜王郎見人必悞笑惟此條下  
能酷似耳袁粲卽筠外祖也

唐書曰王孝傑雍州新豐人高宗末西討吐蕃戰于大非川爲賊所獲吐蕃贊普見孝傑垂泣曰貌類吾父厚加敬禮

孟子曰昔者孔子沒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也乎不可尙也

劉昭幼童傳曰漢孝昭帝諱弗陵武帝少子也五年六歲壯大武帝云積我甚奇之

江表傳曰孫皓夫人死皓哀愍葬于苑中皓治喪于內半年不出國人見墓太奢麗皆謂皓已死所葬者是也皓舅子柯都顏狀似皓云都代立也

太平御覽 卷二百九十六 七

孔融別傳曰融爲大中大夫虎賁士貌似蔡邕每酒酣輒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

續搜神記曰吳興施續爲吳淞陽督能言論有門生亦有  
意理常秉無鬼論門生后渡江忽有一單衣白帽客來因  
共言語遂及鬼神客辭屈乃語曰僕便是鬼何以云無受  
使來取君門生請乞酸苦鬼問有似君者不云施續下之  
督與僕相似鬼許之便與俱歸與都督對坐鬼手中出一  
鐵鑿可長尺餘正自打之放鑿便去顧語門生慎勿道俄  
而都督云頭痛還所任至食時便臥

說苑曰孔子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戰孔子止之曰由夫歌子和汝子

路歌孔子和三終而甲罷

風俗通曰陳國張伯喈婦炊于竈下至井上謂伯喈曰我今日粧好否伯喈曰我伯喈也婦大慙愧其夕時伯喈到更衣婦復逐牽其背曰今日大誤謂伯喈爲卿荅曰我故伯喈也蓋親密無過夫婦然尙如此况於初未相見而責先識之乎

世說曰桓豹奴是王混外甥形似舅桓甚諱之宣武云不恒似時似耳恒似則形時似是神桓愈不悅

又曰魏黃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塚容貌如故吳卒發者見淮南子綱曰君何類長沙王綱曰先祖也去綱近五百年

太平御覽

卷二百九十一

八

語林曰張衡死蔡邕母始懷此二子才貌甚相類時人孛云邕是衡之后身

又曰桓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司馬宣王劉越石一輩器有以叱王大將軍者意大不平征苻健還于北方得一巧作老婢乃是劉越石奴女一見溫潸然而泣溫問其故荅曰官家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卽出外修整衣冠又入呼問我何處似司空婢荅曰眼甚似恨小面甚似恨薄髮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宣武於是施衣冠解帶不覺惛然而睡不怡者數日

偶像

說文曰偶人也

尙書說命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於四方台恐德勿類茲故勿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像俾以形旁求于天下

孔安國注曰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以旁求之放於民間

傳氏之岩在虞鏡之界有似所夢之形也

史記曰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于土敗卽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無乃爲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

國語曰越滅吳范蠡遂乘輕舟而浮于五湖莫知其終極

太平御覽

卷三百九十六

九

越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朝禮之環會稽三百里以爲范蠡地

春秋后語曰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于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像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

戰國策曰孟嘗君將入秦蘇秦謂曰今臣經緡上有土偶人與桃梗人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土也八月雨降淄水主則子殘矣曰吾殘則復西岸子東園梗也刻削爲人淄水至則去漂然將何所之矣孟嘗乃止

漢書曰匈奴畏郅都之威刻木象都之狀交弓射之莫能

魏志曰鮑信與太祖擊黃巾信乃鬪死太祖購求信喪不得乃刻木如信形祭而哭之

魏畧曰時苗字德胄鉅鹿人少清白爲人疾惡出爲壽春

令行風靡揚州治在縣時蔣濟爲治中苗以初至任欲其

謁濟濟素好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上甚恨還刻木爲人

署曰酒徒蔣濟立之於坛旦夕射之

江表傳曰孫權使朱儁往喻闡羽令降羽乃作像人於城

上而潛逃

又曰孫皓以張布安爲美人捧殺之后思其顏色使工巧刻作美人形相置坐側

隋書曰柳普字願言本河東人也拜秘書監封漢南縣公

太平御覽

卷二百九十六

十

帝退朝之后命入門言宴諷讀終日而罷恩若朋友帝猶恨不能夜召於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似於誓帝每在月下對酒輒令宮人蓮之於坐與相酌酢而爲歡笑

唐書曰上行恭從太宗討王世充會戰於印山之上太宗與諸騎相失唯行恭獨從尋有勒騎數人追及太宗矢中御馬行恭乃迴騎射之賊不敢前然后下馬拔箭以其所乘馬進太宗貞觀中有詔刻石爲人馬以像如行恭前之狀立於昭陵闕前

又曰侯君集滅高昌國拜趣智盛爲左武衛將軍及太宗崩刊石智盛之列於昭陵立闕之下

又曰天寶中天下州郡皆鑄銅爲玄宗直容擬佛像之制  
又曰天寶五年於太清宮刻石爲李林甫陳希烈像侍於  
聖容之側

孝子傳曰丁蘭早孤不識其母乃刻木作母而事之  
車頻奉書曰姚爲符堅神像戰求其利軍中士衆出入並  
驚恐皆云畏符堅主像甚嚴鼓斬之以首送符登  
抱朴子曰張華作博物志曰黃帝仙去其在臣徹者削木  
爲黃帝像帥諸侯奉之亦見汲冢書

太平御覽

卷三百九十六

七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六終

吳興陳杰分校

敘夢

吉夢上

敘夢

毛詩雞鳴曰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

箋云蟲飛薨薨東方旦明之時我猶樂與

君子同臥而夢言親愛之也

又節正月日召彼故老訖之占夢

箋云君臣在朝侮故老召之不問政事但問占

夢而已不尙道德而信徵祥也

尙書泰誓曰朕夢叶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周禮春官下曰太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箚夢三

曰咸陟

夢者人之精神所寤可占者也致夢信夢之所至也夏后氏作焉咸皆也陟之言得也周人作焉箚

太平御覽

卷三百九十七

一

讀如諸戎持之掎亦得也亦言夢所得殷人作焉

又春官占夢曰掌其夢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

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

無所感動不安自夢二曰噩夢

愕而夢也三曰思夢

念之所思念之而覺

四曰寤夢

覺時道五曰喜夢

而六曰懼夢

恐懼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受之

也夢者事之祥吉凶之占在日月星辰季冬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廻于天數將几終于是發弊而問焉若休慶之

云爾因獻羣臣之吉夢于王歸美焉

左傳昭元曰鄭子產如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容私焉曰

寡君寢疾于今三月矣並走羣望

晉望祀山川走往祈禱

有加而無

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

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繇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入于

羽淵寔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韓

子祀夏郊晉侯有間

問差也

又昭二曰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

祭之爲落臺今在華谷城

內太宰遠啟疆來召公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

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

子服惠伯曰行也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

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

論語曰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謝承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仕羣爲功曹與

汝南張邵字元伯爲友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郵君章殷子

微省視之元伯臨終嘆曰不見吾死友尋乃卒式忽夢見

太平御覽

卷二百九十七

一一

元伯玄冕垂纓屣屐而呼曰吾以某日死某時葬永歸黃

泉我亡能相及式覺而驚悲嘆赴之

魏志曰周宣字孔和爲太史嘗有問宣者曰吾夜夢見芻

狗其占何也宣荅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

后又問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欲墮車折腳宜戒慎

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曰昨夜夢見芻狗何也宣對曰

君家憂失火當護之俄遂火起已而語宣曰前後三時皆

不夢也聊試君耳何以皆驗耶宣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

與直夢無異也又問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

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訖則芻狗爲  
車所轆故中夢當墮車折脚也芻狗皆車轆之後必載以

爲樵故后夢憂失火也宣之敘夢凡此類也

后魏書曰莊帝永安中北海王顥入洛莊帝北巡城陽王徽授前洛陽令寇祖仁祖仁聞爾朱兆捕徽乃斬首送之兆夢徽曰我有金二百斤馬一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于是懸祖仁首于樹以石墜足鞭之求金馬祖仁死時人以爲立報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索紞字叔徹善數術占夢孝廉令狐策夢立水上與水下人語紞曰水上爲陽水下爲陰陰陽是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上與水下人語爲陰陽介事君當爲媒冰泮也而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爲媒也會太守田邈因策爲子求張公徵女仲春

太平御覽

卷三百九十七

三

而婚郡主簿張宅夢走馬上山還舍三周但見松栢不知門處紞曰馬爲離離爲火禍也人上山爲凶字但見松栢暮門像也不知門處爲無門也三周二暮也后三年必有大禍宅果與賈摹等謀反伏誅馬與平問紞曰我昨夜夢舍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何也紞曰馬者火也舞爲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起郡功曹張邈嘗奉使晉州夜夢狼噉一脚紞曰脚肉被噉爲却字會東虜反遂不行張斌當舉孝廉夢豎竿中天紞曰此未字也斌果停凡所占夢莫不中驗

皇甫謐帝王世子曰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數萬羣帝寤而嘆曰風爲號令執

政者垢去土解清治者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之弩冀力能速者也驅羊數萬羣是能善牧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于是依二夢之占而求之得風后于海隅登以爲相得力收於大澤進以爲將

又曰湯思賢夢見有人負鼎抗俎對已而笑寤而占曰鼎爲和味俎者割截天下豈有人爲吾宰者哉初力牧之后曰伊摯耕於有莘之野湯聞以幣聘有莘之君留而不進湯乃求婚于有莘之君有莘之君遂嫁女于湯以摯爲媵臣至亳乃負鼎抱俎見湯之

列子曰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爲六候一曰正夢二曰

夢三曰思夢寤四曰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

太平御覽

卷三百九十七

四

交也一休之盈虛消息皆通于天地應于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炳陰陽皆壯則夢生殺以浮虛爲疾者則夢揚以沉實爲疾者則夢溺籍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飲食酒者憂歌舞者哭故神遇爲夢形爲事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

又曰西極之南隅有國名莽陰陽之氣所不交寒暑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晝夜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矣

又曰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夜則昏憊而熟寐而昔者夢爲國君游離

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爲僕夫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盧鍾家業心形俱疲昏憊而寐昔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其友曰若夜夢爲僕夫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耶

又曰黃帝十有五年晝夢遊于華胥氏之國其國在弇州西台州北不知距齊國凡千萬里也非舟車足力之所及彼中無師長無嗜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無夭殤不知親已不知踈物帝寐悟然而召輔相而告之曰朕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疲而睡若此知至道不可以情求朕得之矣

太平御覽

卷三百九十七

五

莊子曰夢有陽氣之精也心所喜怒則精氣從之

又曰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者旦而田獵

此寤寐之事變也

方其夢也不知其夢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后知其夢又曰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

傅子曰夢攀日月覺而不上天庭夢入九泉寤而不及地下高宗得說偶中耳

淮南子曰若人萬化而未始有極也斃而復新其爲樂可勝計耶譬若夢夢爲鳥而飛于天夢爲魚而沒于淵方其

夢也不知其夢也覺而后知其夢也今將有所大覺乃后知今此之爲大夢也

博物志曰太公爲灌坛令于時文王夢見一婦人哭於道因問其故荅曰吾是太嶽之女嫁爲西海之婦吾行往來必以暴風疾雨今灌壇令當吾道吾不敢以暴風疾雨過也夢覺造太公三日果有暴風疾雨過灌壇也

始典記曰林水源裏有石室室前盤石上行羅十瓮中悉是銀餅採伐過之不得取之取必迷悶晉孝武太元初封驅之家奴竊三餅歸發看有蛇螫之而死其夜驅之夢神語之曰君奴不謹盜銀三餅卽日顯戮覺奴已死銀猶在復還之矣

太平御覽

卷三百九十七

六

論衡曰趙簡子夢見天帝也以夢占之知樓臺山陵官位之象也世人夢上樓升山陵輒得官位樓臺山陵非官位也則知簡子夢帝非天帝也

世說曰衛玠總角時嘗問樂廣夢樂云是想衛曰神形所不接而夢豈是想樂曰因也衛思因不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爲剖析之衛病卽小差樂嘆曰此賢胸中當必無膏盲夢書曰夢者像也精氣動也魂魄離身神來往也陰陽感成吉凶驗也夢者語其人預見過失如其賢者知之自改革也夢告也告其形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鼻不喘鼻口不言也魂出遊身獨在心所思念忘身也受天神戒還告人也受戒不精忘神言也名之爲寤告符臻也古有夢官

世相傳也

又曰昔聖帝明王之時神氣炤然先見故堯夢乘龍上天舜夢擊天鼓禹夢其手長湯夢布令天下后皆有天下桀夢疾風壞其宮紂夢大雷擊其手齊桓夢爲大禽所中秦二世夢虎夢其馬王者夢之皆失天下

黃帝鍼經曰岐伯曰正邪外襲內而未有定舍也反淫于藏榮衛俱行而與魂魄飛揚使人臥而不得安而夢喜氣淫于府則有餘于外不足于內氣淫于藏則有餘于內不足于外陽氣盛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盛則林涉大火而燔灼陰陽俱盛則夢相殺毀傷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

太平御覽

卷三百九十七

七

恐懼心氣盛則夢喜笑脾氣盛則脾歌樂體重身不舉腎氣盛則夢脊兩解不屬厥氣客於心則夢見丘山燔火客於肺則夢飛揚見金鐵之奇物客于肺則夢山林樹木客於脾則夢見丘陵大澤壞屋風雨客於腎則夢臨淵沒居水中客於膀胱則夢遊行客於胃則夢飲食客於大腸則夢田野客於小腸則夢聚邑街衢客於胆則夢聞訟自刳鬪客於陰則夢接內容於頂則夢斬首客於足則夢行走而不能及居深窅內容于股肱則夢禮節拜跪

王子年拾遺錄曰融高西有夢草莖似蒼柯採而懷之以占夢立知禍福

吉夢上

尚書說命曰高宗夢得說

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夢得賢相其名曰

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岩

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之于外野得之于傅

岩之

毛詩鴻雁斯干曰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

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又鴻雁無羊曰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旒維旒矣大人占之

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旒維旒矣室家溱溱

溱溱衆也

左傳僖下曰晉侯夢與楚子搏

搏手搏也

楚子伏已而盥其臑

子犯曰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晉侯向故得天楚子王向地必伏已

罪也臑所以柔物

又宣上曰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爲

太平御覽

卷三百九十七

八

伯儻余而祖也以是爲爾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

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生穆公名之曰蘭

又昭元曰昔武王邑姜方震太叔

邑姜武王后平太公之女也懷胎爲震太叔成

王之弟虞

夢帝謂已曰余命而子曰虞

帝天也

將與之唐屬諸參

而蕃育其子孫

又哀下曰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啟畜諸公宮

未有立焉公卒得夢啟北首而寢于盧門

盧門宋東門也北首死處在門

外夫國之象也

已爲鳥集于上未加于南門尾加于桐門

桐門北門

余夢美必立乃得立

春秋元命苞曰堯爲天子夢白帝遺吾馬喙子其母爲扶

如升巨睹白帝上有雲虎感生已生臯陶

此盡夢作見告之辭也雲虎

聖殿 如虎 堯聘索狀始問之如堯言徵與語明于刑法

周書曰文王去在程正月既生魄太妃夢見商之庭產商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乎闕間梓化爲松柏槭作寤驚以告文王王及太子發並拜告夢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

史記曰秦文公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于郕衍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

又曰王太后母曰臧而嫁爲槐里王仲妻生兩女長嫁爲金王孫婦臧兒卜女當貴乃奪金氏內之太子宮太子幸慶之生三女一男男方任身時王美人夢日入懷太子曰此貴徵也孝景帝卽位王夫人爲皇后其男爲太子景帝

太平御覽

卷三百九十七

九

崩太子襲號爲武王帝

漢書曰高祖薄姬內后宮歲餘不得幸始姬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曰約先貴毋相忘已而管夫人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四年坐河南城囚幸靈臺此兩美人待而薄姬不得見二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俱以實告漢王心悽然憐薄姬是日召欲幸入對曰昨夢龍據腹上曰是貴徵也吾爲汝成之幸而有身生文帝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七終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八

人事部三十九

吉夢下

東觀漢記曰諸將皆勸光武卽位乃召馮異上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拜賀曰此天命發于精神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

又曰永平三年春有司奏請立長秋宮以奉天太后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后宮遂登至尊先是數日后夢有小蟲飛無數隨着身入皮膚中復飛出

又曰和熹鄧皇后嘗夢捫天體蕩蕩正青滑如瑤瑤有若鍾乳若仰嗽之以訛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反天砥之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八  
一  
皆聖主之夢

范曄后漢書曰蔡茂夢坐太極殿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郭賀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官府之形像也極而有禾人臣之祿也取其中穗是中台之位也于字禾火失爲秩也旬月也茂徵焉辟賀爲椽

謝承后漢書曰華松家本孤微其母夜夢兩伯伍爽門言司隸在此松年十五師事丁子然舉春秋十九當冠出請生曰此宰相之器也

魏書曰程昱少時夢上大山兩手捧日昱私異之以訪荀彧及兗州平乃賴昱得完三城于是彧以昱夢白太祖曰卿當終爲吾腹心昱本名立太祖乃加日其上更名昱

張勃吳錄曰武烈曰皇帝母有身夢腸出繞吳昌門孫堅妻吳氏夢月在懷而生長沙桓王又夢月在懷而生大皇帝

又曰丁固字子賤會稽山陰人寶鼎中拜司徒初爲尙書夢松樹出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后十八年爲公乎遂如夢焉

蜀志曰蔣琬字公琰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在鼻公字之象君位卒當至公

吳志曰孫休字子烈封瑯琊王居會稽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覺而異之孫皓廢休立七年薨孫皓悉誅其子

太平御覽

卷三百九一入

二一

又曰吳主孫權潘大夫會稽句章人得幸身有夢有似龍頭授已者已以蔽膝受之遂生孫亮

王隱晉書曰陶侃字士衡鄱陽人少漁于雷澤夢背上生八翅飛入天門見門非常欲入不敢而下侃后都督八州諸軍事

又曰陶侃爲廣州夢有司馬與侃鎧者長史陳協以爲司馬者國姓也鎧者扞禦之器節下當進位泰興二年侃加平南將軍

又曰鄧殷爲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后有虎來斷鞮囊占者以爲水邊有女汝字也斷革鞮者新虎頭代故虎頭也不作汝陽當汝南也果遷汝陽

續晉陽春秋曰李太后在會稽王宮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其后果以相之言見幸太宗凡生烈宗會稽王道子及鄱陽公主焉

王紹之晉安帝紀曰劉敬宣在齊夢丸土吞之而于夢中占者荅曰此服土吞也既覺喜曰丸者桓也桓爲吞矣我當復本土旬日中間玄敗遂得歸

陸機晉書武紀曰王濬之在巴郡也夢懸四刀于其上甚惡之濬主簿李毅拜賀曰夫三刀爲州而見四爲益一也明府其臨益州乎后果爲益州刺史

晉書曰羅含字君章襄陽人少時夢五色鳥入懷遂取吞之含覺胸中如吞物意謂不吉乃告叔母朱氏朱氏曰此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一入三鳥有文章汝當善文章矣果如其言衆人謂荆楚之松竹刺史桓溫爲江左之清秀也

晉書載紀曰劉聰之在孕也母張氏夢日入懷寤而以告元海元海曰此吉徵也慎勿言十五月而生聰焉

南燕錄曰慕容德號少子也每對諸夫人言婦人夢日入懷當生天子后孫夫人任身夢日入其臍中后晝寢而生德

宋書曰晉安王子勛于尋城南設壇卽位子勛語左右曰昨夜夢乘龍上天俛視不見其頭衆咸失色莫有對者著作郎孫進曰易稱見羣龍無首吉祥也衆乃大悅

又曰劉穆之嘗夢與宋武帝泛海遇大風驚俯視缸下見

二白龍挾船既而至一山山峯聳秀意甚悅及武帝克京城從何無忌求府主簿無忌進穆之帝曰吾亦識之卽召焉  
又曰沈慶之嘗夢引鹵簿入廁中慶之甚惡之有善占夢者爲解之曰君必當大富貴然未在旦夕問其故荅曰鹵簿故是富貴容廁中所謂后也知君富貴不在今生  
后魏書曰宣武帝名恪孝文帝長子也母曰高氏初夢爲日所逐避于牀下化爲龍遶已數匝寤而驚悸遂娠而生帝也

后周書曰柳震幼而爽邁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謂震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嘗語吾云我作一夢夢汝登一樓  
太平御覽 卷三百九十八 四

甚峻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后名官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向聊后晝夜又夢將者坐席還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反吾特勉勵以應嘉祥也

又曰高琳字琇琳其先高麗人母嘗祓禊泗濱臥遇見一石光彩朗潤遂持歸是夜夢見一人衣冠若仙者謂曰夫人何所持來石是浮磬之精耳君受之必生令子母驚寤舉身流汗俄而有娠及生琳因以名字焉及長有大度智畧從文帝累有戰功位至開府儀同三司

三國典畧曰高歡嘗夢履衆星而行覺而內喜遂傾產以

結客

又曰宇文弼貴昌黎大嬖人也母初孕夢有老人抱一兒

授之曰賜爾是子俾壽且貴及生形類所夢故以承貴字

又曰齊陽休之幼年將仕夢鄴城東南有大冢上有銅柱  
跗爲蓮花休之從西北而登以手捉柱柱石轉夢中呪曰  
三匝而止柱如其言榮富之后所居之宅竟在其地

又曰祖珽知齊太上有大志深自結納嘗啟曰昨夢大王  
乘龍上天願深自愛太上喜卽位之后擢拜中書侍郎

又曰梁孝元宇世誠梁武第七子也小字符初梁武夢眇  
目僧執香爐稱託生王宮旣而采女石氏侍始舉戶慢有  
風迴裙梁武帝意感幸至采女夢月墮懷中遂孕孝元載  
誕之夕舉室光明室中有非常香氣及紫袍之異

太平御覽

卷三百九十八

五

梁書曰江淹少夢見人授之五色筆因而有文章后十餘  
年忽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滄曰前借君筆可相還淹夢  
中採懷中筆與之自此后不復有文章時稱淹才盡

又曰鄭灼少事皇侃灼性情勤尤明三禮少時常夢皇侃  
謂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后義理益進

又曰何點少時嘗患渴經歲不愈后在吳中石佛寺僧建  
講畫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而差

陳書曰高祖微時嘗遊義興館于許氏夢天開數丈有四  
人朱衣捧日而至納之帝口及覺腹內猶熱

南史曰徐陵字孝穆母藏氏嘗夢五色雲化爲鳳集左肩  
上已而誕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沙門釋寶誌寶誌曰此

天上石麒麟也

唐書曰李嶠趙州贊皇人隋內史侍郎元操從曾孫也代爲著姓父鎮惡襄城令嶠早孤事母以孝聞爲兒童時夢有神人遺之雙筆自是漸有學業弱冠舉進士

又曰尹知章絳州翼城人少勤學嘗夢神人以大鑿開其心以藥內之自是日益開朗盡通諸經義未幾而諸師反北面受業焉

又曰張薦字孝舉深州陵澤人祖鶯字文成聰警絕倫書無不覽爲兒童時夢紫色大鳥五彩成文降于家庭其祖謂之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鶯鶯也爲鳳之佐吾兒當以文章瑞于朝廷因以爲名字

太平御覽

卷三百九十八

六

又曰天寶中安祿山自范陽入朝肅宗觀其凶恐有勃逆之狀言之于太上皇太上皇易之不納上恐危社稷遂精誠祈夢其夜夢內侍胡普寂等三人持案覆以黃帕自天而下至上前有素板丹書文章甚多既寤所記者唯四句曰厥不云乎其惟其時上天所保福祿不虧十四年二月甲子祿山果于范陽稱兵向闕

又曰劉沔初爲中武小校從李光顏討淮西爲捉生將前  
后遇賊力戰鋒刀所傷幾死者數四當傷重臥草中自思  
不知歸路昏然而睡夢人授之雙燭曰子方大貴此行無  
患可持此而還旣行炯然有雙燭光在前

晏子春秋曰景公病水十數日夜夢與二日鬪不勝晏子

朝公說之曰我其死乎對曰使人迎占夢至晏子說公夢占夢者告謂反其書晏子曰無反書曰所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故病將愈也以是對占夢者入以晏子言對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夢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功晏子教臣

李蜀書曰武帝諱雄始祖第三子始祖后方娠夢雙蛇自門升天一蛇中斷及生后常言三子若成人必有先亡者有大貴者后果孝蕩有早卒李雄王

林邑記曰林邑俗謂上金爲紫磨金夷俗謂上金爲楊邁金初范陽邁母懷身夢人鋪楊邁金席與其生兒兒落席上金色光起昭晰艷耀及其生也名曰楊邁后襲王位能大平御覽

卷三百九十八

七

得人情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文王自程徙都鄠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鄠止于文王之戶言天命歸周之意先是文王夢日月之光着身

會稽先賢傳曰吳侍中闕澤字德潤山陰人也在母胎八月而叱聲震外年十三夜名字炳然懸在月中后遂昇進也

吳苑曰鄭康成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鄙而遣還立過樹陰假寐夢見一老父以笏開其心謂曰可以學矣是于遂返精洞典籍

又曰郭登之字仲靖義熙初諸葛長民欲取爲諮議登之

不樂后爲南康太守盧循之反長民以其無先過也將加  
大辟夢一神人以鳥角如意與之虽是寤中殊自指的

太平御覽

卷三百九十八

八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八終

吳興沈宸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九

人事部四十

應夢

禮記文王世子曰文王謂武王曰汝何夢矣武王曰夢帝與我九齡帝天也文王曰汝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

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為齡齒亦齡也我

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

九齡九十年之祥也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與汝三者

明傳業于汝汝壽而成之

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左傳僖公下曰楚平王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

河神謂已曰畀余余賜汝孟諸之麋

又成公上曰鞍之戰晉韓厥夢子與

厥

謂已曰避左右故

太平御覽

卷三百九十九

一

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

又昭二曰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寢疾

于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

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勵之有昔堯

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郭三代

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韓子祀夏郭晉侯中間

問也

又昭二曰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

介甲也

曰壬

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

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

又昭曰晉荀吳帥師滅陸渾韓宣子夢文公執荀吾而授之陸渾

宣子韓起文公晉文公荀吳中行穆子也

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

宮 欲以應夢

又昭七曰十二月辛亥朔日有蝕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

子贏而轉以歌

轉宛轉也

且占諸史墨子曰吾夢如

簡子夢適與日蝕會

謂咎在巳問之也

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

漢書曰孝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進有一黃頭郎推之上

天顧見其衣后穿覺而之漸臺見郎鄧通衣服穿即夢中

所見也因而寵之

又曰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

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

太平御覽

卷三百九十九

一一

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

乃大感悟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

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

秋為大鴻臚

又曰韋玄成為丞相言孝文太后寢園宜如禮勿復修奏

可后歲餘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

夢焉上召問匡衡議欲復之衡源言不可

東觀漢記曰桓帝時張奐為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奐

印綬登樓而歌占曰必生男復臨此郡命終此樓既而生

子猛建安中為武威太守前郡守邯鄲商為猛所殺據郡

反為韓遂所文自知必死乃登樓自燒而死終

魏志曰武帝問周宣曰我昨夜夢青氣自地屬天宣曰天下當有貴女子死死時帝已遣賜甄后璽書文帝復問周宣曰吾夢摩錢文欲令滅而更明何曰此陛下家事而太后不聽故更明耳時治弟植罪逼于太后也

晉書曰明帝時張茂夢得一大象問人曰何祥對曰君爲大郡然而不善或問其故曰象者大獸獸者守也故當爲大郡然象以齒見焚必爲人害后爲吳國內史沈充所害又曰明帝大寧元年王敦謀逆帝與王導溫嶠等決計征之敦屯于湖陰帝欲察其營壘乃乘駿馬微行至湖陰敦方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來何以不縛之

太平御覽

卷三百九十九

三

又曰簡文見讖云晉氏祚晝昌明及孝武之在孕也李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爲字及生東方始明因以名焉簡文后悟爲之流涕

后魏書曰高祖遷洛謂任城王澄曰朕昨夜夢一老公頭鬚皓白正理冠服拜立路左朕怪而問之自云晉侍中稽紹故此奉迎神色卑懼似有求焉澄對曰晉世之亂紹以身衛主殞命御側亦是晉之忠臣于是求其兆域遣使弔祭焉

又曰莊帝在藩任城王順夢一段黑雲從西北直來觸東南上日月俱破復翳諸星天地晝闇俄雲消霧解日出莊帝復聞闔門入登太極殿呼萬歲三百官咸加朝服既覺

占之曰黑雲氣之惡者北方之色必有北敵亂京師日君象月后象星百官象以此言之京邑其當禍乎後果如其夢

又曰盧元君明爲中書侍郎友人王由寓居潁川忽夢見由攜酒就之言別因賦詩贈乃覺元明憶其十字云自茲一去后朝市不復遊元明嘆曰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爲亂兵所殺尋其日乃是發夢之夜

又曰酈範字世則小名記祖范陽涿鹿人範嘗夜夢陰毛拂踝他日說之時齊人有占夢者曰史武進云豪盛于齊下矣使君臨撫東秦道光海岱必當重牧全齊再祿營巨矣範笑而荅曰吾將爲卿必驗此夢果如其言

太平御覽

卷三百九十九

四

又曰裴安祖閑居養志不出城邑曾行值天熱舍于樹下有鷲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安祖喜而放之後夜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著曲領衣向安祖再拜安祖怪而問之此人云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焉

北齊書曰張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也拜大中大夫薛琚常夢于山上挂絲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爲幽州乎數月出爲幽州刺史

又曰宋穎爲涼州刺史穎前妻鄧氏亡後十年夢見向穎拜曰新婦今被處分爲高崇妻故來拜別穎見崇言之崇

數日而卒

梁書曰吉士瞻少時夢得一積鹿皮而數之有十一領既覺喜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一鹿乎自其後任進所蒞者九及除二郡心惡之遇疾不肯療普通七年卒于郡

梁后畧曰初賀革之往江陵也意甚不悅過別御史中丞江革以情告之荅曰吾嘗夢主上遍見諸子唯至湘東王所手脫帽以與之此人後必當璧卿其行乎革因領之遂往荊州

三國典畧曰江陵平梁御史中丞沈炯遷長安太祖授儀同三司甚禮待之炯恐太祖愛其人才恒閉門却掃無所交遊時有文章隨即毀棄不令流布皆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巳思歸之意奏訖其夜炯夢見有宮禁之太平御覽

卷三百九十九

五

所兵衛甚嚴炯便以情事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幾日可至若一月內見闕出此恐不復由我寤而異之當時以爲悅忽十餘日便有命放還遂與王克等並得東歸又曰陰子春嘗爲東莞太守時青州刺史王神念毀壞臨海神廟當座棟上有一大蛇役夫下擒入于海水是夜子春夢見一人詣其府云有人見苦破壞宅舍既無所託欲居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方知神念毀廟因辦牲醑立宇之祠數日夢一朱衣人謝曰得君厚惠當以州相報經月餘魏軍欲襲朐山子春預知設伏摧破梁武以爲南

青州刺史

陳書曰武帝初受禪之日其夜有會稽人傳史普直省夢

人自天而下著朱衣武冠導從數十手持板板上有字傳  
視之其文曰陳氏五主三十四年遂凌空而上旦白黃門  
侍郎孔宗範嘆曰吾事去矣其爲子孫憂乎自武帝已後  
并廢帝五主自永定初迄禎明末共三十四年

晏子春秋曰景公舉兵將伐木宋過太山公夢見二丈夫  
意怒甚盛公問占夢曰師過太山不用事太山神怒也公  
問晏子晏子曰非泰山之神也宋之先湯與伊尹也湯修  
以長髯兌上而豐下倨身高聲伊黑矩蓬頭而髯豐上兌  
下僂身下聲公曰然

又曰晏公田于梧宮夜猶早公坐睡夢有五丈夫北面稱  
無罪公覺召晏子告所夢公曰我其嘗殺無罪歟晏子對

太平御覽

卷三百九十九

六

曰昔先君靈公曰五丈夫駭獸故并斷其頭葬之命曰五  
丈夫之巨豈此耶命人掘其葬處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  
焉公嘉之命吏葬之

莊子曰宋元君夜半夢人被髮而窺阿門曰予自宰之淵  
爲清江使河北之所漁者豫且得予元君覺召占夢者占  
之占夢者曰此神龜也君乃剝龜以卜七十鑽而無遺策  
又曰匠右之齊至于曲轅曲轅道也見櫟社樹其大蔽千牛曰

是不材之木也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

此子于文木耶粗梨橋柚梁蔭之屬耶實熟則剝剝擊也剝

則辱大枝折小枝

辱亦折也

此以其能若生者也子求年所可

謂久矣乃今得之

呂氏春秋曰尹儒學御三年而無得夜夢受秋駕于其師時日往朝其師而謂之曰非吾愛道也恐子之未可教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秋駕御法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夢受之光爲其師其言所夢以授秋駕也

賈誼書曰文王晝臥夢人登城而呼已曰我東北陬之腐骨也速以人君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使視之信有焉文王曰速以人君葬之吏曰此無主請以大夫禮王曰吾夢中已許之矣奈何背之也

桓譚新論曰楊子雲在成帝時上甘泉召使作賦畢倦臥夢其五臟出在地以手收內及覺太患少氣病一歲卒

世說曰王東亭嘗夢人以大筆與人管如椽子大既覺人

太平御覽

卷三百九十九

七

云他日當有大手筆事后烈宗晏駕哀策謚議王所作

辛氏三秦記曰昆明池漢武停舡習水戰也中有靈沼神池云堯時治水訖停船池通白鹿源人釣魚于此綸絕而去夢于漢武求去其鈞明日帝戲于池見大魚啣索帝曰豈非昔時所夢也取而去其鈞放之

博物志曰靈帝時遼西太守黃翻上言海邊有流屍露冠絳服感翻夢曰我伯夷父孤竹君也求見掩藏吏民有強者皆死

虞翻別傳曰翻注易奏上曰臣都吏陳挑夢臣與道士日遇放髮被鹿裘而易六爻燒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曰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

皇甫謐高傳士曰桓帝好老子之書夜夢見老子乃詔于  
陳爲老子立祠

三輔决錄曰予以立冬修夜思而未之得也忽然而寢夢

此黃髮之叟姓爲玄明字曰子真與寐言言必有中

夢中  
指言

褒貶  
之事

子授其人子真評之析微通理善否之間無所依違

因命操筆者書之謂之决錄

襄陽耆舊記曰楚王與宋玉遊于雲夢之野將使宋玉賦  
高唐之事望朝雲之館上有雲氣曄乎直上忽而改容須  
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宋玉曰此何氣也對曰昔者先王  
遊於高唐怠而晝寐夢一婦人曖乎若雲煥乎若星將行  
未至如浮如停詳而視之西施之形王悅而問焉曰我帝  
之季女也名曰嫫嫫未行而亡封巫山之臺精魂依草實  
爲莖芝媚而服焉則與夢期所爲巫山之女高唐之姬聞  
君遊於高唐願薦枕席上因而幸之

漢武故事曰上自封禪后夢高祖坐明堂羣臣亦夢於是  
祀高祖于明堂

列吳傳曰吳選曹令史長沙劉卓得病夢人以白越單衫  
與之語曰汝著此衫汗卽火燒便潔也覺果有衫在側後  
汗便火燒之

搜神記曰有周擘

力感噴  
切責音

者貧而好道夫婦借耕夜息臥

夢天公過而哀之敕有給與司命案錄籍云此人相貧祿  
不過此唯有張車子應賜錢千萬車子未生請以借之天

公曰善曙覺言之于事所爲輒得費至千萬先時有張媪者常往擘噴家傭賃合有身滿當孕便遣出在車屋下產得兒主人往視問言當名汝兒何媪曰今在車下夢天告之名爲車子擘噴乃悟自是居日衰減車子長大富于周家

續搜神記曰承儉者東莞人葬後十年忽夜與其縣令夢云沒故民承儉今見叔明府急見救令便救內外裝束往冢上日已出天忽大霧對面不相見但聞冢中啾啾破棺聲有三人墳上望但霧冥不見人往令既至收得冢內三人墳上二人遂得逸走棺未壞令卽使人修復之卽其夜又夢儉云二人雖得走民悉誌之一人面上有青痣如藿太平御覽 卷三百九十九 九

言追捕皆擒獲

又曰宗淵字叔林南陽人晉太元中爲潯陽太守有數十頭龜付厨敕旦且以一頭作臠便著藩汁甕中養之其暮夢有十丈夫並著烏布袴褶自反縛向宗淵叩頭若求哀明日厨子宰二龜其暮復夢入人求哀如初宗淵方悟令勿殺明夜還夢見昨八人來跪謝恩于是驚覺明日自入廬山放之遂不復食龜

又曰荆山刺史殷仲堪布衣時在丹徒忽夢見一人自說已是會稽上虞人死亡浮喪廳江中明日當至君有濟物之仁豈能見移著高燥處則恩及枯骨殷明日與諸人共

往江上看果見一棺逐水流入下飄飄至般坐處令人牽取  
題如夢所見卽移著崗上酌以酒飯是夕又夢此人來謝  
恩

又曰嘉興徐泰幼喪父母叔父隗養之甚于所生隗病侍  
甚謹三更中夢二人乘船持箱上泰牀頭發箱出簿書示  
曰汝叔應死泰卽于夢中下地叩頭良久曰汝縣有同姓  
名人不泰思得語鬼云張隗不姓徐此人曰亦可強逼念  
汝能事叔父當爲汝受之遂不復見

又曰海陵如舉縣東城村邊海岸崩見一古墓有方頭漆  
樹以朱題云七百年墮水元熹二十年墜于縣巘和蓋從  
潮漂沉輒泝流還依本處村人朱護等異而啟之見老姥

太平御覽

卷三百九十九

十

年可七十許睡頭著柱

台榻切

鬢髮皓白不如生人釵髻衣

服粲然若新送終器物枕履悉存護乃齋酒脯施于柩側  
爾夜護婦夢見姥云向護各覘感至無已但我牆屋毀發  
骸形飄露今以直一千訖爲治護也置錢便去明覺果得  
卽用改殮移于高阜焉

述異記曰陳流周氏婢名與入山取樵忽夢見一女子曰  
吾目中有刺煩爲拔之當有厚報此婢乃見朽棺骷髏生  
草眼中便爲拔草卽於某處得一雙金指環

靈魂志曰濡須口有一大船船覆在水中水小時便出見  
嘗有漁人夜宿其傍以船繫之但聞箏笛絃管之聲夢人  
驅遣云勿近官妓此人夢覺卽移船去傳云是曹公載妓

船覆於此於今存在

智瓊傳曰弦超字義超夢神女從之自稱天上玉女姓成  
字智瓊早喪父母天帝愍之遣令得下嫁如此三四旦覺  
寤欽想顯然來遊方駕輜駟車從八婢自言我天帝玉女  
遂爲夫婦贈詩二百餘言又著易七卷超皆能通其旨

太平御覽

卷三百九十九

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九終

吳興沈宸分校

凶夢

禮記檀弓曰夫子早作負乎曳杖逍遙于門歌曰泰山其  
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  
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  
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  
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于兩楹之間  
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三  
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  
天下其孰能宗子子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太平御覽

卷四百

一

左傳成公上曰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呼曰殺  
余孫不義勳鬼趙氏之先祖也余得請于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

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巫言鬼怒如公所夢

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六月丙午公欲麥使甸人獻麥將  
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  
侯出諸廁遂以為殉

又成公下曰晉楚將戰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  
曰姬姓日也吳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

必死矣及戰射恭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

錡中項伏殺以一矢復命

言一發而中之

又成下曰初聲伯夢涉洹洹水出汲郡水慮縣東地至魏郡長樂縣入河水也或與

已瓊瑰瓊玉珠也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瓊玉滿懷從而

歌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

不敢占也還自鄭至于狸脹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

也今眾繁而從余三年矣而無傷也言之至暮而卒繁多也傳

戒數占夢

又襄三曰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

弗勝厲公獻子所弒者公以戈擊之首墜于前跪而戴之奉之以

走見梗陽之巫臯梗陽晉邑也在太原臯巫名也夢并見之他日見諸道與之

言同巫亦夢見獻子與厲公訟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于東方則可

以逞獻子許諾

又昭二曰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成十六年避養祖之維奔齊慶宗魯也

太平御覽 卷四百 二

過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適齊夢天壓已弗勝穆子夢也顧而

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猥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及反

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獻穆子問其姓問有子對曰余子長

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

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盛宮也傳吉從夢未必吉

又哀上曰功曹人成夢眾君子立於社而宮謀凶曹曹叔

振鐸請待公孫疆許之振鐸曹始祖也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

曰我死爾聞公孫疆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

曹鄙人公孫疆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

事大悅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疆言霸

說於曹伯從之乃背晉而攻宋宋人伐曹晉人不救而曹

又哀下曰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

衛有觀在古昆吾氏之墟

被髮北面而諫曰登此昆吾之墟綿綿生之瓜

綿綿瓜初生也

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

赦衛筮史

曰不害

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

言衛侯無道卜人不敢以實對懼難而逃

國語曰晉獻公伐虢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目白毛虎爪

執鉞立于西河之下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使晉冀于

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囂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

天之刑神也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僞告其族曰

衆謂虢亡不久矣吾今乃知之內外無親其誰救之吾不

忍俟將其族適于晉六年虢乃亡

太平御覽

卷四百

史記曰始皇夢與海神鬪如人狀乃令人入海賫捕鉅魚

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西至平原津而病

又曰秦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問占夢人曰涇水

為祟二世乃齊望夷宮閭樂殺更立子嬰為王

又曰初趙盾在夢人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而

歌盾卜之兆絕而后好趙史拔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乃

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趙翔被殺下宮及趙武還故位

漢書曰昌邑王夢見青蠅之矢積殿東西階王乃問龔遂

對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陛下察

之王終不改

續漢書曰鄭立夢子孔浩曰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

既悟以識占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而卒

又曰周盤字伯堅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因令其二子曰  
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于陰堂之奧既而長  
嘆豈吾齒之盡乎其月望日無病忽終

東觀漢記曰公孫述夢有人語之曰公子系十二爲期覺  
語其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况十二乎

魏志曰鄧文字士再初當伐蜀夢山上有流水以問彌膺  
護軍爰邵邵曰案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利西南不利  
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  
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慨然不樂

又曰文帝問周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爲鴛鴦此何

太平御覽

卷四百

四

謂耶宣對曰后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對曰夫  
夢者意耳苟形言便占吉凶言未卒而黃門令奏宮人相  
殺

蜀志曰魏延字文長義陽人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  
直直詐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自破之象  
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爲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  
延后果誅

又曰關羽出軍圍樊夢猪鬣其足語子平曰今年衰矣果  
尋被殺

晉書曰郭瑀燉煌人也符氏之末畧陽王穆起兵酒泉以

應張預遣使招瑀與同郡索蝦應之穆后信讒欲誅蝦瑀

諫不從旦夕祈死夜夢乘青龍上至屋而止寤而嘆曰龍飛在天今止于屋壘也爲字尸下至也龍飛至尸吾其死之古之君子不卒內寢况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崖閣飲氣而卒

又曰惠帝時陸機爲長沙王義征河閒王果夜夢黑幕三重繞車機攀出不得明旦被殺其日大風拔木時人以爲陸氏之寃

又曰張華方晝臥忽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稱召華遂與裴頴俱被收

又曰僞趙石虎晝寢永宮夢羣羊從東北負魚而來鄴東北土高丈餘木斗滿其上寤乃問佛岳澄曰不祥也國其

太平御覽

卷四百

五

敗乎

又曰溫嶠爲驃騎鎮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云其下多怪嶠遂燒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萬品其夜夢人謂嶠曰與君幽明道隔何意相照嶠惡之忽中風至鎮旬日而卒

又曰楊雄爲春陽令舉兵拒王敦城陷爲敦所擒初雄被執之日其夜夢乘車挂肉其傍占曰夫肉必有筋斤也車傍加斤吾其戮乎尋爲王敦所害

續晉陽秋曰符堅之遣慕容垂侍中權翼諫不聽于是翼乃夜私遣壯士要路而擊之垂是夜夢行路路窮顧見孔子墓傍墓有八覺而心惡之召占夢者占之曰行路窮道

盡也不可行孔子名丘入以配丘此兵字路必有伏兵深  
宜慎之于是垂遂別路進翼伏兵遂爾擒之

前涼錄曰張駿十二年五月駿有疾夢出遊不識其處見  
一玄龜向之張口而言更九日當有加問遂經九日而卒  
前趙錄曰劉曜末年夢三人金面丹脣東向逡巡不言而  
退曜拜履其跡太史令任義曰三者歷運之極東爲震王  
者之始次也金爲兌物衰落也丹脣不言事之畢也逡巡  
揖讓舍之道也爲之拜者屈伏于人履跡而行慎不出疆  
兵必大起遠志三年曜爲石勒所擒

前燕錄曰慕容儁夜夢石虎鬪其臂覺遂痛惡之曰死胡  
安敢夢生天子使掘之數其罪鞭其尸投之漳水俄寢疾  
而死

太平御覽

卷四百

六

沈約宋書曰少帝凶暴曰甚沈慶之猶盡言諫諍遣慶之  
甚從子攸之賫藥賜慶之子時年八十初慶之夢有人以  
兩疋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慶之語人曰老子今年不免  
兩疋八十尺也度無盈餘矣

后魏書曰元熙于任城王澄薨前夢有人告之曰任城當  
死死后二百日外君亦不免若其不信試看任城家熙夢  
中顧瞻任城第舍四面牆崩無遺堵焉熙惡之覺而告所  
親熙熙之死果如所夢

又曰崔浩構害季順基萌已成夜夢秉火藝順寢室火作  
而順死浩與室家羣立而觀之俄而順弟息號哭而出口

此輩吾賊也以戈擊之悉投于河悟而惡之以告館客馮景仁景仁曰此真不善也非復虛事夫以火蕪人之室逆也且兆始惡者終殃積不善者無餘慶厲階成矣公其曷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悛至后而族三國典略曰齊李鉉字寶鼎渤海南皮人也春夏務農秋冬入學徑曉之多發自于鉉嬰疾在體夢孔子忿其廣爲疏例繫而捶之既寤之后焚其疏例尋而病愈齊書曰武帝初登位夢金翅鳥下殿食小龍子無數乃飛上天及明帝卽位誅高武子孫並盡明帝名鸞故也又曰武帝時雍州刺史張敬兒未貴夢所居村社樹欵高數千丈爲雍州又夢社樹直上至天賊反伏誅

太平御覽

卷四百

七

梁書曰武帝初沈約齊末建議廢齊和帝夜夢和帝以刃斷其舌約大懼召巫言與夢同竟憂卒

唐書曰太宗時徐慶爲征遼判官有一典不得姓名慶在軍忽夢已化爲羊爲典所殺覺懼流汗至曉典判案慶問曰汝夜有夢否典云夢公爲羊某屠之由是慶不食羊則天時慶至司農少卿雍州司馬時典已任大皇獄丞后慶被誣與內史合裴炎通謀應接英公徐敬業揚州反被執送大理忽見丞押獄因流涕謂曰征遼之夢今當應之及被戮竟是丞引之

又曰杜牧知命年得病自爲墓志祭文又嘗夢告曰爾改名畢喻月奴自家來告曰炊將熟而甑裂牧曰皆不祥也

俄又夢書片紙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寤而嘆曰此過隙也吾生于角昂畢于角爲第八宮吾之甚衰也予自湖中遷夢人木還于角足矣其年以疾終

又曰韋溫爲宣歙觀察使明年瘍生于首謂愛聲張復魯曰予任書郎時夢二黃衣人賫符來追及涯將渡一人續至曰彼墳至大功須萬日遂不涉而寤計及萬日矣與公訣矣明日卒

又曰崔湜與尚書右丞相盧藏用同配流俱行湜謂藏用曰家弟承恩或冀寬宥因遲留不速進行至荊州夢于講堂照鏡鏡者明象吾當爲人主所明也以告占夢人張申申退曰講堂日受法之所鏡者于文爲立見金此非言徵

太平御覽

卷四百

八

其日追使至縊于轛中

唐新語曰毋渠

俱承切

直集賢無何以熱疾暴終初渠夢著

衣冠上北邙山親友相送及至山頂迴不見一人意甚惡之及卒遼友送葬北邙山咸如所夢

呂氏春秋曰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賈卑聚夢有壯士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然夜坐自不快明日召其友而問之曰吾年六十而無所挫辱吾將索之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立乎衢三日不得退而自殺

譚桓新論曰博士弟子韓生遭三夜有惡夢以問人人教晨起廁中祝之三日人告以爲呪詛捕治數日死

玄晏春秋曰十二月乙丑夕夢至京師自廟出見車騎長

衆以物呈廟云誅大將軍曹爽寤以告梁析析曰君欲曹人之夢乎朝無公孫疆子曰爽無叔振之請荷夫天機敗矣何待于疆

益部耆舊傳曰何桎嘗夢井中坐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然桑年四十下有八君壽恐不過此后果如直言  
管輅別傳曰輅見何尙何曰頃連夢青蠅數十來在鼻上驅之不肯去何也輅曰夫鼻者良也天仲之山而蟬集之位駿者危輕毫者亾后遂被誅

搜神記曰吳時加興徐伯始病使道士呂石安神座石有弟子戴本王思二人居住海鹽伯始迎之以助石晝臥夢

太平御覽

卷四百

九

上天北斗門下見外鞍馬三匹云明日當以一迎石一迎本一迎思石夢覺語本思如此死期至可急還與家別不卒事而去伯始怪而留之曰懼不見家也開一日三人同日死

搜神記曰會稽謝奉與永加太守郭伯猷善謝忽夢郭與人于浙江上爭檣蒲錢爲水神所責墮水死已營埋郭凶事既覺便往郭許共圍棋良久謝立卿知吾來意不因說所夢郭聞之悵然云信與人爭如卿所夢何期太的的也須臾如廁便倒氣絕謝經理之如夢

異苑曰符堅將欲南師也夢葵生城內明以問婦婦曰若

征軍遠行出難爲將也堅又夢地東南傾復以問云江左

不可平也君無南行必敗之應也堅不從卒敗

又曰陳郡殷靈均義熙中爲桂楊太守夢人縛將去形神乖散復有一人云且置在作衡陽當取之殷驚寤惆悵永初三年除衡陽郡知冥理難避辭不免尋寢疾而亡

述異記曰陶繼之爲秣陵令殺却其中一人是大樂伎不爲赦而陶逼殺之將死曰我實不作劫遂見枉殺若見鬼必自訴理少許陶夢見此伎來云訴天得雪今來見取遂跳入陶口中仍落腹而倒俄而陶遂病死

又曰姚萇旣殺苻堅與桐拒於隴東萇夜夢堅將天帝使者勒兵馳入萇營以矛刺萇正中其陰萇驚覺陰腫痛明日遂死

太平御覽

卷四百

十

幽明錄曰魏武猜忌晉宣帝子非曹氏純臣又嘗夢三匹馬在槽中共食意尤憎之因召文明二帝告以所見並云防理自多無爲橫慮帝然之後果害族移器悉如夢焉

又曰王丞相茂弘夢人欲以百萬錢買大兒長豫丞相甚惡之潛爲祈禱者備炭作屋得一窖錢料之百萬億大懼一皆藏閉俄兒長豫亡

又曰隴西秦嘉字士會雋秀之士婦曰徐淑亦以才美流譽桓帝時嘉爲曹掾赴洛淑歸寧于家晝臥流涕覆面嫂怪而問之云適見嘉自說住津鄉亭病叀二客俱畱一客守喪一客齋書還日中當至舉家大驚書至事如夢

集異記曰陽平宋謹善解夢有孫氏求官睡得夢雙鳳集

其兩捧以問謹謹曰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卿當  
大凶非直杖卽削杖也後孫氏果遭毋喪

又曰張天錫在涼州夢一綠色狗形甚長從城東南入欲  
齧張張牀上避匿乃墮地後符堅遣狗長往破張著綠地  
錦袍從東南門入皆如夢焉

太平御覽

卷四百

十一



論蘇翁東南門入皆如夢焉

詩惠惠棟上張河八創此外皆通靈鳳舞其如夢者

又曰張天錫在涼州夢一綠色狗形甚長從城東南入

大凶非直杖卽削杖也後孫氏果遭毋喪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終

吳興沈宸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

人事部四十二

敘聖

左傳成公上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

又成公下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又曰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聖達節聖人應天命不

禮拘常次守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

又曰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驕亢則憂

患生也

又襄公三曰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在邑將飲酒御叔魯大

太平御覽 卷四百一

一

夫曰焉用聖人武仲多智人謂之聖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

又昭公二曰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

又曰書曰聖作則逸審則

又曰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

達人今其將在引丘乎

又哀公下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不疑故不卜也

禮記曰樂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

謂也

又坊記曰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

約貴不嫌於上故亂益亡

又中庸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又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又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

又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毛詩七月曰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不失其聖者聞流言不惑王不知不怨終

立其志成周之王功致太平復成王之位

太平御覽

卷四百一

二

又節南山巧言曰秩秩大猶聖人莫之

周易乾卦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又曰其爲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又蒙卦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又豫卦曰聖人以順勳則刑罰清而民服

又觀卦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又咸卦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又恆卦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又鼎卦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烹以養聖賢

又繫辭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

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又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

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又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太平御覽

卷四百一

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尚書伊訓曰敢有侮聖言逆忠直時謂亂風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能拒

逆忠直之規而不

又說命曰股肱惟臣良臣為聖手足且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

又洪範曰勸作聖事無不通謂之聖

又曰聖時風若君能通聖則時風順之

又多方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惟聖人元念於善則狂人惟狂人

能念於善則為人

又君陳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論語雍也曰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

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又述而日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

矣

又日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

又子罕曰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

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又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又子夏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孝經曰非聖人者無法

春秋潛潭巴曰里社鳴此里有聖人百姓歸之里之居也鳴則數

太平御覽 卷四百一 四

舍行行致舍則唯人能行之也

大戴禮曰哀公問曰何謂聖人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智

通于六道應變而不窮配于天地參于日月

又曰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

尚書考靈曜曰五百載聖紀符五百法天地之數也王命長故以為五百載也圖書也

又曰四千五百六十歲精反初抱命乙起河出圖聖愛思

鄭立注曰聖渭堯也天掘命人當起者河乃出圖堯受而

思之以受歷數地

尚書大傳曰聖人在位其君子不誦無用之言其工不作

無用之器其商不通無用之物

又曰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教之能

誨之聖王曲備之者也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誨之也  
爲之城郭以居之爲之宮室以處之爲之庠序學校以教  
誨之爲之列地制畝以飲食之故書曰作民父母以爲天  
下王此之謂也

孟子曰舜生于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文  
王生于岐周卒于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  
里然得志而行乎中國若合節符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韓詩外傳曰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比三  
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曰道路悠遠  
山川幽深故重譯而來朝周公辭曰吾子何以見賜也譯  
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不波  
濤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

太平御覽

卷四百一

五

又曰碎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疏河者禹也聽獄執中者  
皋陶也然而有聖名者堯也

史記曰周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太說曰自吾先  
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

又曰王子比干直言諫紂紂怨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  
信有諸乎

又曰秦繆公謂內史廖曰吾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  
今由子寡人之患將奈何

又曰唐舉相蔡澤曰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

管子曰聖人若天然無私覆若地然無私載

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姓

又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

莊子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

又曰以德分人謂之聖

又曰夫聖人鶉居而鷺<sup>若侯切</sup>食鳥行而無章天下有道則

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閑

又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又曰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  
文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明於  
分理也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也

太平御覽

卷四百一

六

又曰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守清道拘雌節因循  
而變應常後而不先

又曰聖人以仁義爲繩中繩之謂君子不中繩之謂小人  
列子曰龍叔謂文摯曰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卽命龍叔  
背明而立文摯向明而望之旣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  
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通流一孔不達今聖智  
爲病者或由此乎

又曰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答曰丘非聖者三王聖  
者歟答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歟

答曰五帝善任仁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答曰三  
皇善因時者聖則丘不知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曰西方

聖者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令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又曰庖犧氏媧神農夏后蚺身人面牛首此非人之狀有大聖之德

尸子曰聖人之身猶曰也夫日圓尺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其所燭遠矣聖人正己而四方治故曰天地之大府慎子曰天有明而不憂人之闇地有財而不憂人之貧聖人有德而不憂人之危

范子曰聖人之變如水隨形形平則平形險則險隨巢子曰大聖之行兼愛萬物疎而不絕賢則欣之不肖則矜之

太平御覽

卷四百一

七

孫卿子曰神固之謂聖人聖人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此矣

又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二心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聖人者天下利

商子曰聖人之制民也如高下制水如燥濕制火也百世有聖人猶隨踵而生

韓子曰伊尹爲宰百里奚爲虜此二人者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而進

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有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又曰孔子曰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

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鷓冠子曰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終

孔叢子曰懸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者相求同志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子思曰昔季孫問言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荅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捨玦珮婦女拾珠璣巷哭三月竿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太平御覽

卷四百一

八

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也

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時難得而易失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

清和靜也  
雌柔弱也

又曰聖人之道犹中衢樽耶過者斟酌多少各宜所得又曰唯聖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 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

又曰聖人若鏡不將不迎

又曰文王知而好問故聖

又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是故聖人蒙恥辱以干世主者非貪祿慕位欲事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神農憔悴堯瘦羸

其俱

舜黷墨禹胼胝由此觀之憂勞百姓亦甚矣

又曰古者聖人勞形盡慮爲民興利除害焦天下之憂而平海內之事聖人之憂民也如此其明矣

河圖曰黃帝曰凡人生一日天帝賜算三萬六千又賜紀二千聖人得三萬六千七百二十凡人得三萬六千一紀

主一歲聖人加七百二十

呂氏春秋曰聖人之於事似緩而急

緩謂無爲急謂成功

似遲而速

待時也

又曰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爲心號令未出而天下皆

延頸舉矣則精通乎民矣

家語曰所謂聖者德合天地德觀者不識其隣

又曰凡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

太平御覽

卷四百一

九

所爲也必知其利達於其患然後乃爲之

又曰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海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也

神異經曰西南大荒中有人長一丈圍腹九尺踐龜蛇戴朱鳥左手馮青龍右手馮白虎知河海水斗斛識山石多

少知天下鳥獸言語識土人所道知百穀可食識草木鹹

苦名曰聖

俗曰聖人

一名哲

俗曰睿哲

一名先

俗曰先知

一名通

俗曰通達

名無不達凡人見而拜之令人神智此人爲天下聖人也

六韜曰太公曰聖人守無窮之府用無窮之財而天下治

說苑曰聖人之於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者食之寒者衣

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

楊方五經鉤沉曰聖人之生必資於陰陽陰陽之理卽聖人所盡但盡陰陽之理則立照之本自見此謂不求自知而理盡自然者也

楊子法言曰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孔子聖者歟曰知之若知之則易為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得乎曰用之則棄其所習逆其所從強其所劣損其所能非天下之至聖孰能用之

又曰震風凌雨然後知厦屋之為弊幪也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為邪郭也

又曰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

大平御覽 卷四百一

又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者之言近如地

又曰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

曰聖人固多變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

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得其行矣

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

又曰聖人虎別其文炳也 如虎之別百獸炳言殊異 君子豹別其文蔚

有蔚文章次虎 辨人狸別其文萃也 萃然白彩異於端貉

又曰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辟表也德行忠信裏也

論衡曰上天之心在聖人之胸其譴告在聖人之口世無

聖人安得知天變動

風俗通曰聖者聲也通也言其聞聲知情通於天地調暢

萬物

荀悅申鑒曰學聖不至聖可以盡性

傳子曰聖人之通如天地諸子之異如四時四時相反天地合而通之

袁准正書曰聖人之治也若平地焉聳育跛蹇皆能復之法若丘陵也非有逸足不能超也

又曰唯聖知聖唯賢知賢信乎

蔣子萬機論曰聖不獨立智不獨治神武之王亦須佐輔王份論曰聖人盡衆妙體玉當故不求有所示而物自親之

姚信士緯曰聖人高不可極深不可測窮神知化獨見先

太平御覽

卷四百一

士

識仁者春陽信若影響此所稟於天也

又曰神州何以專生聖人聖人曾不產於絕域乎推此論

明神州者處乾坤之正鍾日月之精地形爽塏源流清

生民也長短應數儀狀端正音聲得節性理調良

又曰書曰青鳥乃默皆聖人也記人生死所由

琴操曰孔子使顏淵執轡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

曰往與陽虎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孔子既似陽虎告匡

君曰往與陽虎今復來至乃令桓魋圍孔子數日不解弟

子皆有飢色於是孔子仰天而嘆曰君子固窮乎子路聞

孔子之言悲盛悖然大怒張目奮劍聲如鍾鼓孔子曰由

未今汝欲聞名爲戮我於天下爲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

我由等唯唯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軍  
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瓦解而去

太平御覽

卷四百一

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終

吳興陳燕分本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

人事部四十三

敘賢

周禮地官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

禮大學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

詩黍離曰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故逐國人思

之而作是詩也丘中有麻彼留子嗟

屈大夫氏子嗟字也丘中麻麥子嗟所治

箋云子嗟放逐子嗟去治卑賤之職

又曰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刺其不能留賢者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

繫之維之以永今朝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者有乘白駒而去箋云頭去者乘其白駒來者食我

場中之苗繫糾之欲留也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二

書大禹謨曰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又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又說命曰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又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

又武成曰建官惟賢位事惟能

又旅獒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易曰坤地卦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

又大畜曰不家食吉養賢也

又頤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又繫辭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論語里仁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齊等也齊察也察

得無然也

又雍也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簞笱也貧者人之所憂而顏志道自所樂故深許之

又述而曰冉有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

又衛靈公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

立也

柳下惠魯士師展禽也其邑名柳下諡曰惠

又子張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他人

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

春秋繁露曰氣之清者為神人之清者為賢治身以練神

為寶治國以積賢為道

大戴禮曰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二

一一

樂動聲儀曰召公賢者也明不能與聖人分識常戰慄恐

懼故舍於樹下聽斷馬勞身者苦體然後乃與聖人齊是

周南無美而召南有之

韋詩外傳曰魏文侯問孤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

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賢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

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而怒曰

寡人問此五者於子子一以為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

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拘兄賢不過周公而

管叔誅臣賢不若湯武而桀紂伐君欲治從身始人何恃

國語曰智宣子將以瑤為後

宣子荀寅瑤宣子之子智伯也

智果曰不如

霄也

智果荀氏之族也荀宣子庶子也

宣子曰霄也很

很展不

對曰霄之

很在爾瑤之很在心心很敗國面很 不害瑤之賢於人者  
在 五其不逮者一美鬢長大則賢髮髮射御足力則賢死

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強毅果敢則賢若是而甚不

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不以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

席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于太史為輔氏太史掌  
氏姓也及

智氏子亡也唯輔果在

又曰曰季使舍於冀野曰季胥臣  
冀野晉地見冀缺耨其妻盥之敬

相待如賓耨耘田也野鎮  
曰盥字音時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

既復命進之曰臣得賢敢以告文公曰子何以知其賢對

曰臣見其賢不忘敬也公使為下軍大夫

史記曰燕昭王於破蕪之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二

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少不足以報

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祝可者

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必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

遠於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

又曰伯禽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

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

飯三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

人

又曰楚昭王聘夫子夫子往焉路出陳蔡大夫謀曰夫人

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

兵拒之孔子不得行

家語曰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信如而得之對曰比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不齊事之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以治道孔子嘆曰者堯舜聽天下務永賢以自輔夫賢人百福之宗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小也

又曰子夏問於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丘日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丘日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日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子夏避席而問曰然財四子者何爲事先生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信而不能反反謂反信也君子言不必信唯義所在賜能敏而不能誦人唯辨敏亦必有析屈時也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言人雖務時亦常有和剛時也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吾

太平御覽

卷四百一

弗與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一也

又曰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夏徵舒被其君楚莊王討之取陳而有之申叔隸莊王三從

之乃復陳國也喟然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

非申叔時之忠弗能達其義非莊王之賢弗能受其訓

又曰所謂賢者德不踰閑閑法行中規繩

又曰哀公問于孔子曰當今之君孰者最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對曰臣論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而際也公曰其事何也孔子曰靈公之弟曰公日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其士曰王林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衛國無遊放之

才靈公知而尊之又有士子慶足者國有大事則必成而治之國前事則退客賢信其所以退欲以客賢于到靈公悅而敬之又

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靈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雖次之賢不亦可乎

孔叢子曰魯人有公儀潛者厲節行道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之與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爲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之一子思對曰八君之言則公儀子愈聽不至也若飢渴待賢納用其吉儀雖蔬食飲水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人之意公儀子則終身不躡乎君子之庭矣且臣不爲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也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二

又曰子思自齊反衛君館而問曰先王魯國之士不以衛編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子思曰羈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華門其榮多矣歆報君以財弊則君府藏已盈而伋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心而徒言不聽也願有報君者唯達賢耳君曰固寡人所願也

任子曰夫賢人者至德以爲己心行道以爲己在處則不求私名仕則不求私寵不爲其身不阿其君積禮義於朝播仁風於民使天下之人翼翼焉向戴其君之尊欣欣焉歌舞其君之德

文子曰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野有螿蟲葵藿爲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于里

列子曰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至邯鄲遇盜于耦沙之中  
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欣然無憂苦之色盜追而  
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既而相  
謂曰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爲事必困我乃相與追而  
殺之

孫卿子曰古之賢人賤爲布衣貧爲匹夫然而非禮不進  
非義不受莊子曰以財人謂之賢

尹文子曰尹文曰見齊宣王王歎國寡賢尹文子曰使國  
悉賢孰處王下王曰國悉不肖可乎尹文子曰國悉不肖  
孰理王朝王曰賢與不肖皆無可乎尹文子曰不然有不  
肖故王尊于上臣卑於下進賢退不肖所以有上也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二

王孫子曰趙簡子獵於晉山之陽撫轡而歎董安平曰敢  
問何嘆簡子曰吾食穀之馬數千多力之士數百以獵獸  
也吾恐鄰國養賢以獵吾也

又子曰虎豹之駒未成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翼未合而  
有四海之生亦然也

又曰國之所以不治者三不知用賢此其一也或求賢不  
能得此其二也用賢弗能盡此其三也

申子曰千里有賢是比肩而立

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曰羣臣孰賢對曰趙武之賢武子

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其所舉士者數十人皆合得

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况武子之生也不利其家死不託其

孤臣敢以爲賢

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疎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

呂氏春秋曰伊尹出空桑之中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佻氏有佻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妻於有佻氏有佻氏喜使伊尹爲媵送女故賢主之求有道之士無不以也有道之士求賢主無不行也相得然後樂不謀而親不約而信之相爲殫智竭力犯危行苦志懽樂之此功各所以大成也

又曰百里奚之未遇時亡虢而虜飯牛於秦鬻以五羊之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二

七

皮公孫公枝得而悅之秋諸繆公三日請屬事公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無乃爲天下笑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議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君爲明君臣爲忠臣彼爲信賢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號曰五穀大夫

又曰史台謂申向曰吾所患者不知賢申向曰人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不誠用賢夫言用賢者口也却賢者行也言行相反而欲賢者用不肖者廢不亦難乎人主誠用賢則境內賢者出矣天下賢者至矣

又曰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寸良劍不如得一歐冶  
得地十里不如得一賢人

又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間而軾其僕曰君胡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歟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

又曰趙簡子將襲衛使史墨行贖之贖視也音贖期以一月六

月而後反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對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蘧伯玉爲相史鮪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

聽君嘆其言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

始也漁其羣元吉其佐多賢也簡子案兵而不動

周書陰符曰凡治國有二常一曰君以舉賢爲常二曰官

以任賢爲常三曰士以敬賢爲常夫然雖百代可知也一

京房易飛候曰何以知賢人隱師曰視四方有大雲五色

其而不雨下賢人隱也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二

八

易叅同契曰天道無適莫常傳與賢者

黃石公三曰瑯曰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身當其害達賢者福流子孫嫉賢者其名不令

陸賈新語曰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爲巢秉危履傾則以聖賢爲杖

說苑曰周公卜居曲阜命龜曰作邑丁山之陽賢則茂昌

不賢則速之

又曰夫朝無賢人猶鴻鶴之無羽翼是故絕江海者託於

舡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於賢

又曰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

俊以治官

又曰伯禽與康封朝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筭康叔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往見之康叔與伯禽見商子曰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筭其說何也商子曰二字蓋相與觀南之陽有未焉名子橋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橋竦然實高而仰反以告商子商子曰仰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蓋相與觀乎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陰見梓勃爲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俯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又曰孔子之鄉遭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有問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肩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間而見女無媒而嫁非君子之行也孔子曰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陽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於是不贈終身弗見也

中間謂紹介也

六韜曰文生舉賢若何太公曰察察實選才任能名實俱得也

物理論曰在金石曰堅在草木曰繁在人曰賢千里一賢謂之比肩故語曰黃金累千不知一賢

杜氏幽求曰封千里而以八州之地祿賢

抱朴子曰桓文漢高鼓羣賢以爲六翮託豪傑以爲舟楫

傅子曰或問近世大賢君子若苟合君之仁苟軍師之智斯可謂近世大賢人士君子矣苟合君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行無諂瀆謀能應機孟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其間必有名世者苟合君乎

桓譚新論曰以賢伐賢謂之順以不肖伐不肖謂之亂

論衡曰賢聖之君察知佞臣若視之俎上之脯指掌中之風俗通曰聖堅也堅中廉外也

白虎通曰王者卽位先封賢者憂民之急也故列土爲壇非爲諸侯張官設府非爲卿大夫皆爲民

越絕書曰子胥正而信范蠡智而明皆賢人也

潛夫論曰南面之大務莫急於知賢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二

十

異苑曰汝南陳仲躬與諸息姪就穎川荀季和父子于侍德星爲之聚太史奏曰五百里內有賢人集

列女傳曰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轡七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必蘧伯玉也問何以知之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墮行今伯玉衛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反戲之曰非也夫人進觴再拜賀之公曰子何以賀之曰始妾謂獨有伯玉今衛復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賢臣也國多賢臣則國之福也

西京雜記曰漢文帝爲太子直思賢苑以招賓客

周裴汝南先賢傳曰黃憲潔淨通理齊聖廣淵不矜名以  
詭特不抗行以矯俗論者咸曰顏子復生乎漢之代矣  
論林曰賢者國之紀人之望自古帝王皆以之安危故書  
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昔者周公體大聖之德  
而勤于吐握由是天下之士爭歸之向使周公驕而且吝  
士亦當高翔遠去所至寡矣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君人者勤  
于求賢而逸于得人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  
候明主以顯其德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之遇  
順風沛乎若巨魚之縱大壑其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合  
不行

太平御覽

卷四百一

十一

鍾子綉論曰賢者之處世猶金玉之生于沙磧豫章產  
乎幽谷下不之進于止則無由而至矣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

人事部四十四

大道德

陰德

禮記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又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育生也大變高也

也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又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智仁勇三

太平御覽

卷四百三

者天下之達德也

又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

又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又學記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

又曰大道不器謂聖人之道不如器施於一物也

又樂記曰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欲制則樂

而不亂以欲志道則惑而不樂道謂仁義也欲謂邪辟也

尚書大禹謨曰罔違道以千百姓之譽干求也失道求名古人賤之

又洪範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言無有亂為私好惡動必循先王之道路

又旅獒曰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在心為志發氣為言皆以道為本故君子勩道

周易繫辭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

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論語學而曰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有道謂有善正

謂問事是非也

又公冶長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又曰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

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太平御覽 卷四百三

又衛靈公曰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又曰君子謀道不謀食

又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又曰君子學以致其道

又曰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

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又顏淵曰季康子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欲使季康子先自正也偃仆也草加之以風無不仆者猶

民之化下

大戴禮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順道天子疑則問應而不

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之道人重其祿而輕其道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王弼曰可道指事造形其非常道  
可道

莊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

子思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  
又曰視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韍子佩天下無道我負  
子戴

又曰原憲處魯居環堵之室上漏下溫匡坐而絃歌

百上也

子貢乘犬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正  
冠蹀履杖藜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甚原憲應之曰憲  
聞無財之謂貧學道而不能行之之謂病今憲貧也非病  
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

卷四百二

三

文子曰夫道德者匡邪以爲正治亂以爲定上下之儀也  
上有道德卽下有仁義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人輔之  
鬻子曰發政施令爲天下福謂之道  
公孫尼子曰道爲智者設賢爲聖者用

淮南子曰聖人之道若中衢樽過者斟酌雖多少不同而  
各得其宜也

楊子法言曰仲尼之道猶四瀆經營中國終入大海

又曰君子之道有四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見  
也法而易言也

又曰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衆人重其祿而輕其道

鹽鐵論曰以道德爲城文王是也以道德爲胃湯武是也  
桓譚新論曰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王道純粹其德如  
彼霸道駁雜其功如此

王逸正部曰仲尼門人饋道醇欽飲道宗

昌言曰道德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練之以致其情  
堊之以發其光

任子曰道德之懷民道春陽之柔物也履深水而不寒結  
本條而不折

杜氏幽水子曰蓋道清淡以無爲爲家恬虛寂靜弘廣多  
包豈非聖人所宅乎

又曰有道之國其鬼不神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二

四

崔元始正論曰國不信道工不信度亡可待也

傅子曰君子審其宗而後學明其道而後行

中論曰道之於人甚簡且易不如採金攻玉涉艱難也

符子曰爲道者日損而月章爲名者日章而月損

釋名曰德得也得事宜也

周禮地官下帥氏曰一日至德二曰敏德三日教德

至德中利

之德敏德仁義順  
時教惠教祀之也

禮記學記曰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又祭義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

又中庸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  
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又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又禮記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

又大學曰富潤屋德潤身

左傳桓公曰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

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

又僖公中曰庸勳親睦近遵賢德之大者也

又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

又曰太上以德撫民

又文公上曰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奸爲凶德

又宣公上曰楚子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

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

太平御覽

卷四百三

五

又成公上曰四王之王也

易馬文武樹德而濟同欲焉

又襄公四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

又昭公三曰盛德必百世

毛詩蕩烝民曰德輿如毛民鮮克舉之

尚書舜典曰立德升聞乃命以位

立謂幽潛潛行道德升聞天朝遂見徵用

又大禹謨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

遵行布種也降下懷歸言

舉陶布行其德下治於民民歸服之

又曰惟德動天無遠不届

又伊訓曰德日親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又曰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又太甲曰德惟治否德亂

爲政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亂

又咸有一德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又秦誓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強

又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立德務滋長去惡務除本

又洪範五福曰四曰攸好德所好者德福之道

又旅獒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以人為戲弄則喪其德

又蔡仲之命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又周官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為德直道而行必心逸豫而名

美曰

又君陳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太平御覽

卷四百三

六

周易坤卦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又繫辭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論語為政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志者

無為猶北辰之不稜而眾星共之

又里仁曰子曰德不孤必有隣

又先進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

又憲問曰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又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黃古之善馬有德謂在五御之威儀

又季氏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尚書大傳曰有德者尊其位而重其祿

史記曰一年種之以穀十年樹之以木百年來之以德

東觀漢記曰張湛字子孝右扶風人以篤行純淑鄉里歸德雖居幽室闇處必自整頓三輔以爲儀表

又曰淳于恭字孟孫北海人以謙儉推讓爲節人有盜刈恭禾者見之念其愧因目伏草中至去乃起恭家井在門外上有盆隣里牧牛而爭飲牛恭惡其爭多置器其上爲預汲水滿之小兒復爭恭各語其家父母父母乃禁怒之里落皆化而不爭

三輔決錄曰馮豹字德文母爲父所出後母遇之甚酷豹事之逾謹時人爲之語曰道德彬彬馮德文

王隱晉書曰庾袞字叔褒潁川人少遭大疫二兄亡次兄毗又疫其厲氣方熾袞父母諸弟皆出避袞獨不出諸父太平御覽

卷四百三

七

強之不可曰袞性不畏病納漿粥扶持不捨晝夜省極哀臨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而袞亦無患害宗黨嘆曰異哉此子能守人之所不能守能行人之所不能行

晉中興書曰衛玠字叔寶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其喜愠齊書曰張緒字思曼爲吏部尚書每朝見太祖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

又曰王秀之字伯舊爲南郡內史州西曹荀丕欲交秀之拒而不納報丕書曰僕以德爲寶足下以位爲寶各寶其寶於此敬宜也

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惟不失德是以爲德

上德之人惟道

猶故每有德下德而德之必有失焉

文子曰山高者其木脩地廣者其德厚其自謂於至德也又曰閑九竅滅志意棄聰明反無識含陽吐陰而與萬物同德也

莊子曰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  
韓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能爲吏者樹怨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鷓冠子曰德及萬人者謂之豪德過百人者謂之英  
孔叢子曰晏子身長不過六尺齊國莫不宗焉趙文子身如不勝衣相晉國以寧諸侯敬服其德故也

楊子法言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

太平御覽

卷四百三

八

傅子曰上德之人其齊萬物也猶天之有春秋時至自生非德之力

太公金匱曰德行則福德廢則覆

易叅同契曰道成則就潛俟候時

海內先賢行狀曰王烈字伯善時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者曰我邂逅迷惑從今將改子旣赦矣幸無使王烈聞之又曰戴良字叔鸞高才礫硤文聲遠播少者懷之長者慕之鄉里縉紳下至黎庶莫敢有分爭之家

又曰徐孺子徵聘未嘗出門赴喪不遠萬里常夏江夏黃公薨往會其墓家貧無以自供賣磨鏡共自隨每至所在賃磨取資然後得前旣至設祭哭畢而返陳仲舉爲豫章

太守召之則到饋之則受但不服以成其節

又曰仇覽字季智學通五經選爲亭長民有孫元少孤與母居詣覽告元不孝覽謝遣之屬母歸弗言方爲教之後覽賫禮詣元爲陳孝子供養之意元遂感激卒爲孝子時令河內王渙政尙清嚴聞覽得元不治心獨望之乃問覽在亭不治不孝得無失鷹鷂之志乎對曰竊以鷹鷂不如鳳凰故不爲也渙感覽言用措威刑

會稽典錄曰鄭弘字巨卿爲郡督郵上記吏時計掾勾章任尙居素温富乘鮮車駕肥馬只恒在後尙輒罵弘無愠容弘尙在京師遊學還郡俱見府君府君所問弘無不對而尙不知出又問弘掾行道數相折辱何以不答弘謝曰

太平御覽

卷四百三

九

過奉顯使無光國之美馬羸行遲掾恐失期賀以相催促自是其宜愚聞兩虎共鬪大者必傷小者必死兩爲無益故不敢答府君歎曰此謂長者太守所不能也汝南先賢傳曰黃憲字叔度不矜名以詭時不抗行以矯俗闕其門者莫敢踐其庭覩其流者不能測其深時人論曰顏淵復生乎

襄陽耆舊記曰龐德公子奩字世文晉太康中爲牂柯太守去官歸鄉里居荆南白沙鄉里人宗敬之相語曰我家池中龍種來歸鄉里仰其讓德少壯皆代老者擔

陳寔別傳曰寔字仲弓潁川人自爲兒童不爲戲弄等類所歸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返

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嘗陰見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與性成遂至於此如梁上君子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首歸罪實徐譬之曰視君子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剋己反善然此當由困貧令遺絹二疋自是縣無復盜竊

荀氏家傳曰荀彧德行周備名重天下海內英俊咸嘉焉又曰鍾繇以爲顏子既沒能備九德百行不二其過者唯荀彧乎或問繇曰君推荀君比之以子自以不及其可得聞乎繇曰夫明君師臣其次友之以太祖之聰明每大事常無先諗諗又荀彧是則古師友之義也吾等受命而行猶太平御覽

卷四百三

九

或不盡去固遠耶  
潘勗別傳曰勗寬賢容衆與天下人等休戚同有無不以家利爲己有

任嘏別傳曰嘏字照先樂安人幼以至性稱遇見荒亂家貧賣魚會官發魚魚貴數倍嘏取宜如常會太祖創業召海內至德嘏應其舉臨淄侯庶子

陰德

左傳宣公下曰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病疾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也抗禦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

夢之曰余爾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漢書曰于定國父子公爲縣獄吏郡決曹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合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寬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云  
又曰邴吉字少卿魯國人武帝末巫蠱事起吉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昭帝崩迎會孫于掖庭卽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於孝宣帝徵時帝卽位衆莫知之吉亦不言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及霍氏誅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二 十一

賢之封吉爲博陽侯會吉病上將使人加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上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病也後疾果愈

後漢書曰何敞六世祖比干學尚書於昆錯注云比干字少卿經明行脩兼通法律爲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爲丹陽都尉獄無冤囚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家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年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沾漬雨止送至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賜公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

枚以授比干日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算

又曰和熹鄧后叔父隆言常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兄訓  
爲謁者侍脩石曰河歲活數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初  
太子太傅禹歎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其後代  
必有興者

又袁安傳曰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爲逆事下郡覆考明  
年三府舉袁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  
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按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  
郡不入府先往按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吏  
皆叩頭爭以爲附阿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  
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卽報許  
太平御覽 卷四百三 十一

得出者四百餘人

又曰虞詡字升卿祖經爲縣獄吏案法平允嘗曰東海于  
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雖不  
及于公其庶幾乎吾子孫何必不爲九卿耶故字詡曰升  
卿

謝承後漢書曰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舉孝廉在郡署  
有郎負息錢數十萬債主日至求無已重乃密以錢代  
還郎後覺知而厚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爲將有同姓者終  
不言惠

吳志曰鍾離牧字子幹會稽山陰人少居永興自懇稻田  
二十餘畝臨熟而縣民識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

以稻與縣人

沈約宋書曰沈道虔吳興武康人少而愛好老易郡州府凡二十命皆不就有人竊其園菜者外還見之乃自逃隱候竊者取足去後乃出

唐書曰載初中徐有功爲大理丞時酷吏來俊臣等

無辜公卿震恐有功獨存平恕詔下大理者有功皆議出之前後濟活數十百家

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問于韋子韋對曰在禍君何移宰相公曰宰相所以治國家曰移於民公曰民死誰與爲君曰移於歲公曰歲飢民必死子韋北面再拜曰君何至德之言三天必賞告熒惑果徙三舍

太平御覽

卷四百三

七

賈誼書曰楚惠王食寒菹得水蛭王不欲以飲食傷人乃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輔是夜惠王之會溷而蛭出其久病心腸之積皆愈

又曰孫叔敖之爲兒也出遊歸遂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見兩頭蛇恐死其母曰今蛇安在曰敖聞見兩頭蛇者必死吾恐人又見之殺而埋之母曰無憂汝不死矣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之以福果不死

高士傳曰初晉宣帝布衣時與胡昭有舊昭同郡周士等

謀欲害帝昭聞而涉險邀士於齊澗之間止士不肯昭泣以示誠士感義乃止昭雖有陰德於帝口終不言

續齊諧記曰楊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黃雀爲鷓鴣梟

所搏墮於樹下爲螻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以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實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曰君令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數矣

會稽典錄曰鄭弘爲靈文鄉嗇夫民有弟用兄錢者未還之嫂詣弘訴之弘賣中單即今之汗巾也爲叔還錢兄聞之慙懼

遣其婢索錢還弘弘不受

又曰夏香字曼卿永興人門側有大井傍設水瓮里中兒童各競牛爭水共鬪香預爲汲水多置器瓮由是無爭專以德化香至四節先慶酌二親退賚酒入肴里中父

老以此爲常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二

十四

益部耆舊記曰王忱常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書生謂忱曰我當到洛而得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葬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忱卽鬻金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忱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其日風颺繡被復墜忱前卽言於縣馬遂奔走牽忱入他舍主人見之喜曰令擒盜矣問忱忱具道得馬并繡被狀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墮飄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忱思自念有葬書生事因爲說之道書生形貌及埋金之處主人驚曰是我子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不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忱悉以被馬

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恇恇辭讓而去時彥父爲州從事  
因告新都令假恇休息與俱迎彥喪餘金具存由是顯名  
後漢亦載

廣州先賢傳曰羅威字德仁南海番禺人也有隣家牛數  
食其田禾旣不可止遂爲斷蕪多著牛家門中不令人知  
數如此牛主驚怪不知爲誰陰察求之乃覺是威自後便  
相約率收拾牛犢不敢復踐傷於威田

豫章耆舊志曰施陽字季儒遷中書及除出發之官道經  
江夏遇寇賊興起劫奪陽無賊去後車上席下尙有五千  
錢追以與賊

荀氏家傳曰荀遂字仲陽夫人有至行時歲荒飢有餘米  
太平御覽

卷四百三

圭

糶之夫人恒掾斛糶者傾量輒過本時人號曰掾斛夫人

